

宋元學案

冊七

良齋學案表

薛季宣

從子

叔似一郭澄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徽言子

陳傳良

別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

徐元德

二程武夷再

王栢

安傳定濂溪三

沈有開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樓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象先合齋學

鄭伯熊

別見

周許諸儒學案

鄭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夙

劉朔

並見艾軒學案

並良齋講友

葉適

別爲水心學案

陳亮 別爲龍川學案
並良齋學侶

張淳 良齋同調

敖繼公 忠甫續傳

倪淵

楊維禎

鄭真

別見
深寧
學案

趙孟頫 別見
雙峯學案

珍傲宋版印

宋元學案卷五十二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艮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之傳爲別派者自艮齋薛文憲公始艮齋之父學于武夷而艮齋又自成一家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艮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艮齋學案梓材案梨洲原本合下止齋爲永嘉學案之二自謝山始別是卷爲艮齋學案下卷爲止齋學案

袁氏門人程胡再傳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

梓材案先生父爲胡文定高弟詳見

武夷學案

先生年十七辟爲荆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既問

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

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
未上卒年四十雲濠案謝山學案劉記先生著有書古文訓義詩性
情說春秋經解指要大學說論語小學約說伊洛禮書補亡伊洛遺
禮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武昌土俗編校讎陰符山海經風后
握奇經

百家謹案汝陰袁道潔慨問學于二程又傳易于薛翁已侍薛
于宣器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旣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
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又得陳傅良繼
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然爲考亭之徒所不
喜目之爲功利之學

艮齋浪語集

夫道之不可邇未遽以體用論見之時措體用宛若可識卒之何者
爲體何者爲用卽以徒善徒法爲體用之別體用固如是邪上形下
形曰道曰器道無形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
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爲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
知道矣下學上達惟天知之知天而後可以得天之知決非學異端
遺形器者之求之見禮儀威儀待夫人而後行且苟不至德誰能知

味日用自知之謂其切當矣乎曾子曰且三省其身吾曹安可輒廢
檢察且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
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
至信如有見必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尙論古人下觀當
世舉而措之于事者無非小知謏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第于事物
之上習于心無適莫則將天理自見持之以久會當知之洪範無黨
無偏大學不得其正真萬病之鍼石獨無意于斯乎答陳同甫書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浪語集六條其第一條與朱晦翁書移入

安定學案

自大學之不明其道散在天下得其小者往往自名一家高者淪入
虛無下者凝滯于物狂狷異俗要非中庸先王大經遂皆指爲無用
滔滔皆是未易奪也故須拔萃豪傑超然遠見道揆法守渾爲一途
蒙養本根源泉時出使人心悅誠服得之觀感而化乃可爲耳此事
甚大既非一日之積又非盡智窮力所到故聖人難言之後世昧于
誠明明誠之分遂謂有不學而能者彼天之道何與于入之道致由
未盡何以能有誠哉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之說
雖非聖人優之柔之使自求之之意學者于此從事思過半矣顏氏

之子其過與怒寧與人異不可及處正在不以怒遷不以過貳一節
法守之事此吾聖人所以異于二本者空無之學不可謂無所見迄
無所用不知所謂不二者爾未明道揆通于法守之務要終爲無用
灑埽應對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爲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
作居然有閒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學不至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竟亦何用有
如未辦澡心藏密莫若去故去智古人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未易以
淺近奪信能反復涵泳會當有得得之大小則繫乎精誠所至時文
稱于一經之內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矣不可以人廢言也
與沈應先書

某竊嘗喜易讀之將數百過而弗知其際也夫以先天之卦見之三
畫重易之象繫之六爻天地之大昆蟲之細與夫聖人之道先王之
治君子小人之事工師卜祝之流幽而鬼神遠而造化凡有可推之
數可形之象可行之事靡不備在此書微若書不可言亦求斯得之
矣六經之義于易備焉以爲通疑動字足以盡之則太極之體未嘗
動也以爲定足以周之則作易之道變爲占是皆本諸吾身參諸天
地擬諸變化可由而不可測者某安足以知之不知易而施諸民猶

宵行而瞽者也思得通儒而與之論未之能得執事不以某爲不肖
惠然辱枉臨之詒我以書縱言而及于易也淮學有倫有要執事其
知之矣善乎書之論政體也曰當仁明而通變舍是則爲姑息爲苛
察矣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黃帝堯舜之治某何德以堪之高山
仰止敢不欽服訓誨雖然切有必酬之誼故某謹布其腹心今夫煦
煦之仁察察之明而後有姑息苛察之事信能仁並天地明等日月
則何二弊之能有某學也未造乎此其能億二儀二曜之仁明若夫
易之通變後世失之遠矣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苟知變而不知止則
必若晉人之爲通大傳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變通之道盡此贊矣

復張人傑學論書

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易禮詩書
然則易禮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卽
規矩繩墨以爲方員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于是乎在由易禮詩
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微備于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
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倕之指其能制器乎

論語直解序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
若同而偏反若霄壤之卑高孟氏于孔氏之門爲有功其氣豪而辭

辯無聲無臭豈其然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能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僞從而爲取舍焉不隨波于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辨之直解序附言○補

記有之曰人莫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己而蔽于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序反古詩說○補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蓋有敘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爲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唯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校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爲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于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考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啓之後世宗之徵引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後世暗君庸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匪彝爲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爲此妖僞殘賊哉蓋亦有其說也傳註求其事而弗得于是託渙漫以駕其游誣雖知惑世害人不暇恤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嘗已于大傳詳之大傳無文其可鑿

以胸臆就如其說垂象爲象降自天乎走嘗竊痛之爲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圖書之說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縣法也畫卦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始終之數則九實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水山川州界之分野讖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乃山海經之類在夏爲禹貢周爲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理志之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與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古今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某官司某郡國自是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尙書其傳于人書于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于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師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之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

曰圖書者詳略之云也河源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源委之趨向也洛源在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所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闕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于周室皆務以辨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于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謂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

河圖洛書辯

宗義案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矓精神自附道學者于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等也夫豈不自然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莖乎其難辨也

附錄

張南軒與呂伯恭書曰士龍正欲詳聞其爲人事功固有所當爲若曰喜事功則喜字上煞有病

又答先生書曰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未正今日士子耳剽口誦用資進取轉趨于薄此極害事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却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于爲善于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又曰士龍坦平堅決所學確實有用甚虛心方欲廣咨博訪不謂止此

又與陳同甫書曰士龍所學固不止于所著書但終尙有合商量處

艮齋講友

文肅鄭景望先生伯熊

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判官鄭歸愚先生伯英

附見周許諸儒學案

著作劉先生夙

正字劉先生朔

並見艾軒學案

艮齋學侶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

別爲水心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別爲龍川學案

艮齋同調

監嶽張忠甫先生淳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先生以爲徒費縣官俸歷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閒爲族姻治喪亦斷斷持古制時爲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忍窮以死爲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爲止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于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拜遇國忌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是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先生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以之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永樂大典中有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識誤三卷雲濠案謝山學案劉記作釋說一卷則先生所校定也補

謝山永嘉張氏古禮序曰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旣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爲功臣之首又曰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爲忠甫立傳故其本末闕然獨見于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龍鄭景望齊名固乾淳間一大儒也

艮齋家學程胡三傳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對論稱
旨遷太常博士未幾孝宗自除先生左補闕論劾首相王淮去位光
宗受禪抗疏金人使名未正不宜遽納其使上奮然開納除將作監
出爲江東運判俄以諫臣論罷主管冲佑觀累除祕書監權戶部侍
郎提舉太史局尋兼樞密都承旨以劉德秀疏罷起知贛州移廬州
召除在京宮觀兼國用司參議官奏蠲兩浙身丁錢歷除兵部尙書
宣撫使時韓侂胄開邊先生亦以功業自期而委任失當以言者論
奪職罷祠侂胄誅再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嘉定十四年卒贈銀青光
祿大夫諡恭翼改諡文節先生雅慕朱子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
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稿二十卷參史傳○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
有薛文節公集蓋本永樂大典

梓材謹案先生爲艮齋兄子浪語集有與象先姪書

附錄

水心祭薛象先曰彼建安之裁量外永嘉而弗同幸于公而無疑亦
莫知其所從

艮齋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

別爲止齋學案

教授徐先生元德

徐元德字居厚瑞安人也艮齋弟子淳熙進士爲福建軍學教授身先矩矱爲多士倡已而添差通判徽州誠齋楊文節公狀其治行以薦曰具官東浙名儒朝列正士持論鯁挺特立不阿徽州倖乃員外置凡州郡迎輅之數廚傳之儀皆無故實出于創爲縣最者如挈攜囊衣則有僦僕之弊如下檐宴集則有折俎之弊率爲緡錢者數百元德問之故府咸曰無之則舉而付之郡庠以爲養士之費于是民皆知其廉潔江東一路徽最多訟使者皆以委元德審決元德一一繙閱文案至忘寢食吏牘山積迎刃而解于是民皆稱其明斷欲望聖慈特賜陞擢晉知通州先生精于考索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前半乃止齋後半皆先生之筆也補

附錄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徐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

又曰居厚病知已平復但渠須是調伏得性氣然後養生處世方少齟齬不然憂未艾也

秘監王合齋先生相

王相字木叔號合齋故順州人石晉以其地入契丹徙永嘉乾道丙

戊進士爲婺州推官孝宗嘗疑諸州上供有滲漏漕司遽令婺州增斛二萬守以下不敢爭先生言今苗畝七升羅四十餘千較他郡已重又無故增二萬何以共命新守周權以書奏之孝宗愕然曰朕未嘗加賦也由是凡議滲漏者皆免移台州能決冤獄知績溪縣積錢買田爲新塘六十八塌六浚舊陂百頃歲無憂旱監進奏院太常寺簿以僞學罷知江陰軍蔡涇者江海之交也淤闕先生開渠港五百餘里漕運以通民事妖神巫故爲陰廡複屋詭其像設先生鞭巫撤祠壞像而民以安召爲大理丞禮部員外郎初周益公在政府招先生旣見清談之外絕無所言至是蘇師旦欲見之許以遷先生曰吾義不交匪人寧止于此鄧友龍議北伐援以爲助曰前日有發策者驟用矣先生力言無草草國與身且俱不利友龍曰何怯也竟取宣撫去出先生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兼知池州先生言池州城甚惡何以待敵請城之不報乃募得緡錢八萬請自城之又不許乃補其穿穴深其濠抽兵嚴備池人得少安召爲吏部郎國子司業祕書少監兼侍左郎韓侂冑死緣坐者多先生言無使滋蔓執政善之不能用錢相象祖雅慕先生欲進用之忌者因罷先生以撼錢先生奉祠而錢亦不安其位矣起知贛州諭其耆老曰元祐黨籍贛人一十有四

何多君子也汝曹勉之課桑麻清鹽禁提刑者惡之復毀先生予祠
贛人雪涕留之不得賦詩而別先生少與永嘉諸公同學及仕于台
寮屬如尤遂初樓攻媿以及彭子復石應之輩皆相砥礪崖峭孤特
不輕徇物尤工于文所著有王祕監詩文集共二十卷補○雲濠案
謝山學案劄記王合齋集十六卷詩四卷

梓材謹案劄記又一條云王柎字和叔永嘉人嘗以經世之學
授樓攻媿攷攻媿跋汪季路所藏邵康節觀物篇云余始在永
嘉得先天方圖二圖于薛象先叔似傳皇極經世之書于王木
叔柎是和叔卽木叔也又案謝山補傳謂先生少與永嘉諸公
同學學案原表亦列先生于良齋之門當是也

直閣沈先生有開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薛王學侶程胡四傳

主簿郭先生澄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忠甫續傳

教授敖先生繼公